

2015年5月27日，我在南韓首爾與前聯準會主席柏南克談話；兩週後的6月11日，我在紐約與前IMF總裁李普斯基（John Lipsky）談話。兩位央行官員在沒有促銷和協調的情況，用完全相同的詞彙來描述現今的國際金融體系。這個詞彙是「不連貫」（incoherent），意思是貨幣世界沒有基準，沒有參考架構。

2016年6月23日英國脫歐的震撼，是柏南克和李普斯基說法的最好案例。如果英鎊在兩小時內從1.50美元暴跌至1.32美元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是美元上漲，還是英鎊下跌？如果答案是美元上漲，為什麼美元兌換黃金價格在同一時間下跌4.8%？如果答案是美元隨著基準單位（黃金或英鎊）而上漲和下跌，為什麼一種基準會比另一種好？從這個觀點看，現今的貨幣已迷失在估價的荒野之鏡。這是柏南克和李普斯基說「不連貫」的意思。其中隱而不宣的是需要一套新布列敦森林式的協議：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和建立新遊戲規則。

新體系的安排之一是把黃金搬到中國。根據舊布列敦森林體系，歐洲和日本從1950年到1970年，向美國收購1萬1千噸黃金。當年市場衝擊不是問題，因為黃金價格固定在每盎司35美元。現今為了減緩市場衝擊，黃金必須暗中移動，利用國際清算銀行（BIS）和滙豐（HSBC）等代理人，以持續媒介黃金流從倫敦的金庫，透過瑞士冶鍊廠，最後運到上海深藏地下的金窖。

2015年11月，IMF事先宣布歡迎中國加入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的菁英俱樂部。後續動作是IMF在2016年7月15日公布研究報告中，呼籲創立以市場為基礎的SDR（M-SDR）與正式的SDR（O-SDR）共存。好像已排演好般，根據路透社2016年8月1日報導，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計畫發行SDR計價的私人債券。其他SDR債券發行，預料不久後，也將由中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（亞投行）和中國銀行業巨擘中國工商銀行發行。最後，2016年10月1日，人民幣終於正式進入SDR一籃子貨幣，權值達10.92%，超過日圓或英鎊的比重。

轉移黃金到中國，把人民幣納入SDR，以及準備一個又深又流動的SDR市場，是創造新布列敦森林的做法，但缺少初始布列敦森林所具備的透明和可信度。新系統是一場大交易，是暗中策畫、祕密進行的，且只有相當少數的全球菁英完全了解。

這場大交易的最後階段是通貨膨脹，除去全球主權債務的實質成本。如果央行用盡方法仍無法刺激通貨膨脹，IMF可以藉大規模發行SDR，並花在全球基礎建設和全球福利上。基礎建設的需求，透過世界銀行的媒介，將以所謂的氣候變遷為目標，是菁英的另項嗜好。

現在危機後的全球菁英計畫已完全曝光：

- 掌控銀行體系（2009-2010 年）
- 重分配黃金到中國（2009-2016 年）
- 重新以 SDR 計價（2015-2016 年）
- 印製和流通 SDR（2017-2018 年）
- 藉通貨膨脹摧毀債務（2018-2025 年）

九重冰和震撼主義是這個計畫的侍女，一場新全球金融危機如果在通膨站穩前爆發，將具有高度通縮性且與菁英的目標相反。九重冰將阻止已發生的危機，阻擋資產清算，給通膨計畫更長的運作時間。震撼主義專用來追求渴望的目標，例如氣候變遷，以及在危機中期對現金宣戰。

如果一切順利，上述做法都無須使用，消除債務將一如計畫進行。和以往一樣，贏家將是政府和銀行，輸家將是投資人，但不包括已經參加這個計畫、或可能窺知並事先做好準備的菁英。

複雜理論無視於任何計畫。最可能的路徑是沒有人看到的路徑。系統危機隨時可能發生，貨幣菁英將很快採取九重冰對策。儘管如此，公民社會將反抗。人民將不會接受自動提款機每天只能領 300 美元，加上「在情勢許可下儘快」重開交易所和解凍帳戶的含糊承諾。他們將暴動，可能放火燒銀行，劫掠超級市場，毀損重要基礎設施，都是為了取得臨時財富。九重冰和貨幣暴動後，出現的是新法西斯主義、戒嚴令、大規模逮捕，和政府控制媒體。這就是結局。